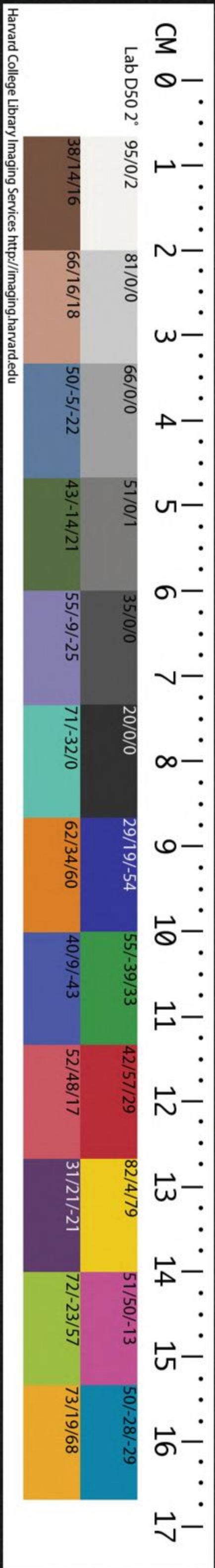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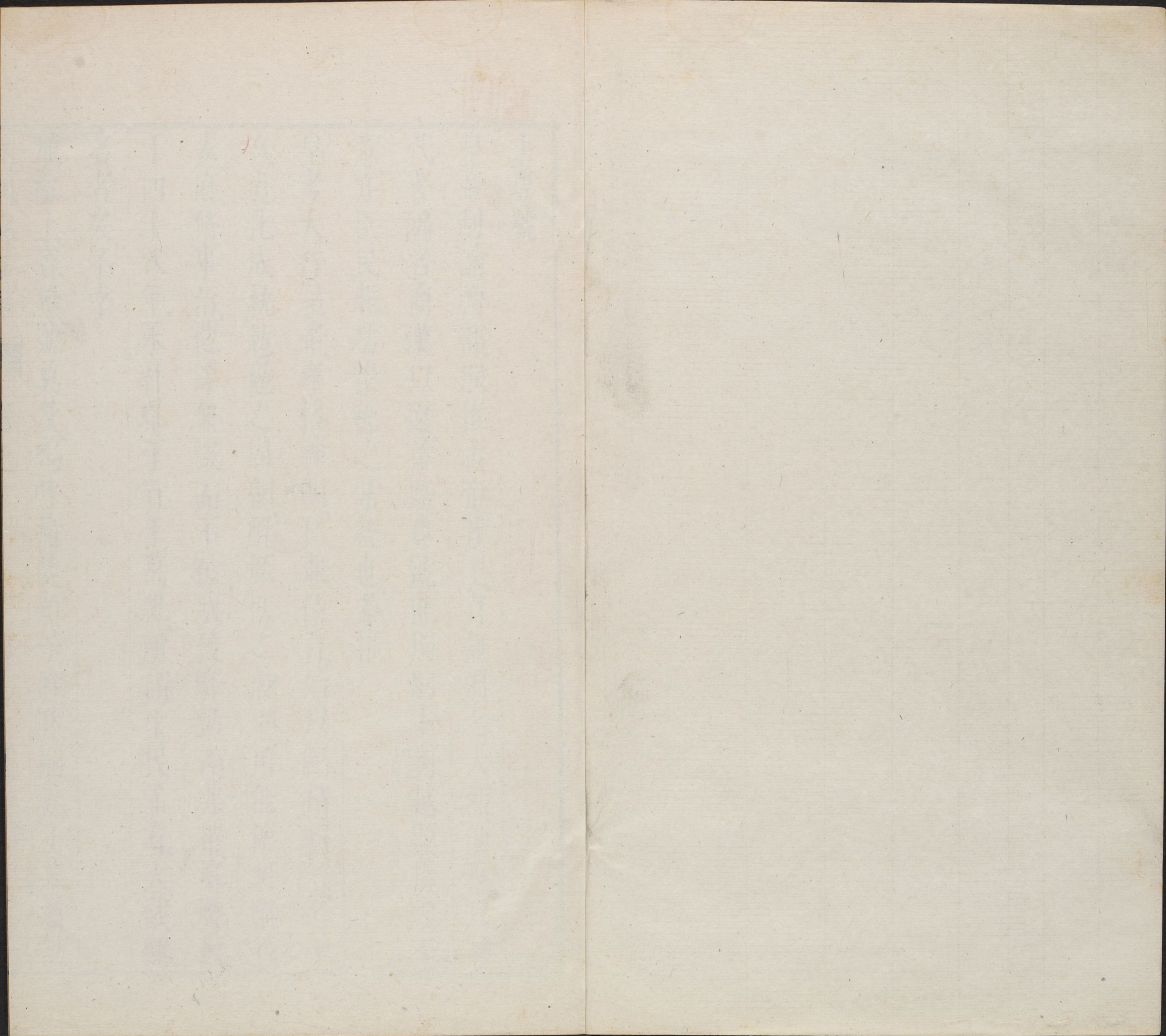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勛華以降  
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  
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  
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網解恢恢之殷網用能使吏稱民  
安府脩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摧膺曆數  
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  
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



落之在茲，豈觀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慕，難摹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其識乾坤之大，欲傳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點用了，其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璉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

特召葉向高、朱國祚

四者皆禮之大要，不可不首為講明者也。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盛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以佐邦禮之隆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管劉章丁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誼譁肅清班

嚴朝禮

列我

朝禁制森嚴者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如仍前違玩誼譁不成體統容臣等據實指參痛加懲

創其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以照臨百官急宜酌會  
改制以煥觀瞻至于闡朝之法百典具載亦當舉行以防  
疎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懼于新政不無小補矣

一曰通

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午門御門之儀凡機

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察詳慎不特傳旨判

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摧所以人無不得効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

直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顧問備極縉綵甚有奏事移日

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齊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答宛如家人

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壺諸司

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

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

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

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  
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  
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  
略戰守機宜狡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  
几前悉稱料理以寬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担荷苟  
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  
時一加詰問庶幾惰窳知儆職守無曠臣等職在言路遭  
逢

聖明自必不為朱雲折檻之直掇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聞一出班面奏親奉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務也一  
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陟  
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  
號為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弃  
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  
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  
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  
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極重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宐處者處，宐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廢位單虛，人但謂

裁奏式

先帝有辨事之臣，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况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管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艸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撓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汪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推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勘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

先爲

皇上告并爲羣臣告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

幸茲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

不繇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繼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盡制隆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

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軋行體健精收明作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道

哲

肅

敦

簡

天祇若而裁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即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畢燭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邇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矚以靖紛囂干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貸肅莫凜焉藏納閎沈不以櫻鱗而動聲色踐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箴圖大以成裕敦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好綱紀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高皇之宸藻表

光文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戴禮于經緯署貞觀之政要以至

章武

銘齋頭箴省已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  
安攘則經堡塞之款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翦鴟張于  
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聞不隕大定武功不  
謂是乎緩刑宥過囚扉無寬濫之嗟發賑蠲租稔歲拯流  
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茂以加矣  
崇居離鼎之極位而

安仁

正孝

兩宮賓天備奉胤思嬰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  
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  
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翳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  
安人而立政詢哉優躋聖域而克闡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參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贊惟顯  
之天尤期顯行前儒且載軌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粵自冲齡嗣服迨夫大化  
觀成襲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深繼精明于

世祖而以深仁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覲光臻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返百  
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祇協彝章。求光宗裕。臣等  
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宣陰教。生而儷體。  
沒則同尊。粵有常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彝。贊成化理。  
子惠萬方。發祥千載。朕自蚤歲仰荷恩勤。稟睿訓以保明。

體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興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宜遵故典。頃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稽徽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屆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  
靖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懷倦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肇稱乎  
殷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附葬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准公書恭惟老先生閣  
下數載端揆一生事業中外已有清評史冊自垂定論  
職等固不敢拾吐餘以附忠告亦不敢繩細務以分論  
思惟是日下人情惶惶所欲一仰望于閣下而閣下亦  
決不得不操心慮患獨肩其任者有調護  
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竟其說而閣下試垂聽焉切念  
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凡所以慈愛  
今皇帝者雖諸臣矢

天日于闕庭實

先帝主

神器于宮序故彌留時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旨昭然朝野共知通聞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疏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纖芥

之疾也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防

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宮闈之隱，以負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方今國是，槩歎養癰，倘閣下謂舖張過當，務為老成鎮靜之說，則靖倪監口難防，恐事關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一出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胆，願閣下熟思之也。職愚官卑，言輕，妄為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且晚冊立，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庶國本早定，宮姪潛消，我

皇上睹此大典，聿興形神交說，如岡如陵，萬年永壽，豈僅僅勿藥之喜哉。而閣下施展經綸，響答中外，照耀史冊，系榆之叔，諒閣下決無吝為此矣。職朝肅儀，世等因

讀

皇上恩詔，謹引諸人直言無隱之例，奉告閣下。惟祈裁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本月十六日，職謬從諸大老先生疏，候

萬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欽此。職一聞此，

剖心見志，頃

聖體眩暈，四肢軟弱，至不能動履，是何困憊，是何急迫，傳聞

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係

宮闈中，有意無意，職不敢知。惟是

皇上一身，乃

天地

祖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違和之際，為人臣子，自宜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泄之間，漫不究心而輕試于

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棕棚，慷慨矢志，皇天后土。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旨。今靜聽二日，寤寐思維，何以即安。且

卓識遠慮  
寧必專在  
大老

勅中助幣

貪官汚吏  
釀成遠患  
而卒至貽  
害中原莫  
可隄止追  
惟禍首則  
利參貂通  
夷虜者可  
勝誅哉

償速而倍  
何不樂為

宮之不可斯須緩乎。夫亦知。慈慶宮。夫亦知。朝廷之多  
危。蕭牆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為亂安危  
之大。本大原乎。以欲安  
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鑿為第一義。欲安。皇長子。則  
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宮為第一義。藉口  
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昏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  
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壅。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諒二三元老精  
忠報

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宵  
小知外庭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幾  
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疏奏  
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據愚見。伏候高  
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臣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障

守隧。借資軍力。而剝軍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  
危。不可得也。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費官為甚。所以

用費官者。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為甚。所以

用債帥者。則文職為之開竇也。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

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

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

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

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費官。此與自取何異

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麼。階為民害。臣不

願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為停止。庶民

生不窮促。海內猶可為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

砂磧。所恃者將領得人。恤寒憶苦。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

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之。聽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

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

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

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

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

剝軍之法  
供上教之

償乎哉。又不願

聖朝有此相煎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俱危也。不

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

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脊脊

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穀。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悉

為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

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又

使期年而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

莫。駿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此舉亦不  
待經畧  
病時

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耳。夫遼雖危也。比冒頓之危何如。奴雖強也。比虞允采石之敵又何如。如必十八萬而後有功。爲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呈睿覽。分別之部。內爲贊襄之助。外爲不測之需。一旦有急。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疆場重寄。祇此一入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社稷之憂。爲此曲突徙薪之計。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

臣

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臻勿藥之效。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慾寡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及不可言矣。臣一念犬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

面星馳詣

關外臣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臣惟

聖諭一則曰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

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

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臣部匱乏孜孜鑒憐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于撫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

撫按等官臣入境初撮其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

餉款目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舊欠京邊為一事詳其

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力檄下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臣詞之畢者臣身離地方復于吳

山駟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僱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

回部之日進呈

御覽甫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完臣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闐闐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功令耳臣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爲時已久江南則歷應

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臣審聽

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臣在應天聞淮

北居民食少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

于豆箕麥捍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

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

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

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

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橐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

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臣爲催餉

之官非敢爲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

恃只謂蓋藏頗厚爲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改于奇

媼物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為東南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臣部，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字自字已作賊，誰為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臣謹因催餉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惠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 旨傳諭着

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已

御史王遠宏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摠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爲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璉奏曰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  
三親友猶爲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爲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頃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續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  
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疴宿積之病也乃  
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動之語諸  
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  
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

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  
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

不得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自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廷不敢遽指蒙昨

召見大臣親問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因頃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為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熒熒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代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

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

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

不聞用藥誤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洩補倒置若此有心之悞耶無心

之悞耶有心則葢粉不足償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人民祝頌

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  
臣恪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至

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  
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究  
問處分。傳示中外。始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轍機務。沉心靜攝。但隨意隨時。召

皇長子同。眾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養天性之真和。又

擇一二通書大義內臣。時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

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

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

為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

假借之端。一開希覬之念。未止。請為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酌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壘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分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啓請。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閣臣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固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克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軋清宮

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連

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睹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

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媿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論中外則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邊餉御史萬崇德上言臣惟遼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空欲盡田中耒耜停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枚集按時播種幾幸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爲虐少木盡枯無穀則民絕食枵腹立斃無少則馬腹絕食斷芻即倒援兵雖資外運海運終慮艱難况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苦倒懸之莫解外苦攻掠之莫持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亦何救于危遼之數哉在廷諸臣總鯁據謨無不謂計欲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脩糧餉蓋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糗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侍郎李一本爲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恩截留糟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閒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狎境簡兵秣馬以施訓練之方豈復窘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買米豆六十萬石，今遠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然，無可為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反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黽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贍

截漕濟卷

軍而舟以運，餉有纍纍之米豆，必借纍纍之船隻。聞寧前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構求，工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木匠，厚其廩餼，相機以造。又募善占風訊之長年，以便其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舡隻果如臣議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寔為玩慢。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遼悞，國容臣查的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  
爲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  
白發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旦暮闕下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遼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遐邇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羨帑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  
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筭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  
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涌貴加以旱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况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救飢

可傷

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項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癯形大類病鶴不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又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救寒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纊之惠行而裹革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聖  
煖乃可以待寒此淮陰所謂及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  
策奇制勝蓄銳養成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  
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旣温且飽矣。而不能一戰  
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截漕糧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踰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  
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  
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庶幾有備。新撫臣表應泰自

能辦。此摠

明主一申飭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互溝

防邊

外甥女即  
明愛台吉  
所生次女

延綏摠兵蕭如薰報曰。套虜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搶黃  
裡。其實陰懷異志。挾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  
零竊。今聚兵祭旗。乘我微調。空虛。狡焉鳴鏑。蠢動爲借  
兵端。今報稱夷地爭姻。彼此起釁。當此秋高。馬壯。惟所欲  
爲。在我內地。時不可玩。先年吉能。有母太虎娘子所養  
外甥女。啞不言者。先許婚與延綏。住牧火落赤。男麻記  
台吉。爲妻。後太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外甥女改婚與河  
東順義王下監市小頭目。爾留拓。不能長男。小拓。不能  
爲妻。比爾留拓。不能。帶領妻小。馱帶筵席。及牛羊。在東  
略明愛台吉帳內。與本酋女。婢姍。如火落赤。聞的。憤恨。暗  
使長男抄胡兒。把禿兒。帶領部落。二三百騎。黃夜擒爾  
留拓。不能。男小拓。不能。回巢。明愛知覺。帶領二三百騎

兩朝後信錄 卷之一  
向落赤索報知吉能又差第三兒子并吸喇麻僧大小  
台吉席會把禿兒等帶領部落前去討出火落赤堅執  
不與又有尔留拓不能聞得伊男火落赤捉去即帶部  
落兵馬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如不免還必要動兵廝  
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  
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日李可灼進藥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筦疚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續述端屬後賢皇長子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彞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母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河喪禮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又傳

報計

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計各宗室、又傳

免命婦哭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守衛

皇長子令旨、說與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揆選官軍于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巡城

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看正陽等十六門、并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

陵地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

禮部欽奉

冊封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奉

皇長子令旨

等七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翊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晁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慟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旨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疏言師長之教不可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可謂格論。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十日。登極自當移駐。乾清宮矣。從

此宮闈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

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骸之隔。且

有大臣之識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

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爲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

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闈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

無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選侍。諒臣等一念之忠悃。而

兩朝初行金 卷之二 四  
忻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釋然。而愛護

殿下者。始為真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為終付託。而社稷靈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

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

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

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故

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

先皇貴妃之請亦許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  
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  
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  
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

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爲薦李

首發李可  
灼罪狀

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

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

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

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籍口臣獨恨其膽之

大也以堂堂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參眾論自神其術此其膽真可

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

此膽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

倡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夭壽貴賤

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

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

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

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關

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

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

病緣治理  
談之鑿鑿  
真國手也

是邪人行  
徑

親破

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况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亦知杞闢已成言之無補公麼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敢動耳奉

令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急奏入而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之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文昇者尤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

莫急于楊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

操錐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鞠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

屬有意速應處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正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臣竊為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

使諸奸  
曉

宗社臣即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

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倏爾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微加

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恩何忍獨急  
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  
緩議無容復贅至于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拮据鄭重既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宣  
詔之時東班文臣常濟濟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  
慢咎無可諉然亦當事周章遲滯以致班次寥寥其大率  
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既愴愴其哀慕復凜

凜其肅雍而由寅達辰杳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  
臣等內殿禮畢而思善門橋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大臣禁  
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  
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  
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  
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卿科道多  
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中  
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決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中  
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  
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膏肓之急不可諱也奈

何赤丸之投不效。白雲之乘遽升。可灼宜席藁待罪。而煌煌金幣。冒然拜承。噫嘻。

兩朝顧命。遭此殊恩。么麼貴郎。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乎。種種舛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

神宗顯皇帝也。亦爲幼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噓氣成雷。移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捐七尺以如薺。濱九歿而不悔者。畢竟衆怒難犯。防川必決。身名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啓曰。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駟矜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

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孺慕。殷摯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膺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天顏于咫尺。諸臣覩

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昧。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傍問誰厘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貽而萌之消者無處不到無敢忽寧過計勿嘗格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嘗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覲面商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乘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旨另議具奏仰見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慎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嘖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豈戴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五日巳卯兵科楊漣上言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忠于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䟽臺臣復有專䟽巽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旣登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話也。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選就宮嬪。而悍然敢撓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之內廷。但恪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得籍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三朝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兩朝御作錄 卷之三  
先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宜矢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丹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蓋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宮左右雖天啓

先帝聖鑒隨即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即

選侍亦常退遠嫌疑當年郭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之無得多生侈願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從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凌

通之漸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摩頂  
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

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

美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挪移之典章愛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遜避之名位且亦以成 先帝之寵

嬪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此無禮于君之徒 九廟之靈

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箋泣流不勝哀懼之至

選侍移居于 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

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日前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顧 先朝臣皆知

今去登極止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為元年也擬正否

已蒙 欽點否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

部決當會議禮科亦當與聞姑且勿論惟是

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大業豈使

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無年號至今人心不平堂堂

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有一得之愚啓之

殿下商之同朝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為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俱稱泰昌。每年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碍

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懇祈

令諭閣部。即速令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仍

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

等項。俱稱泰昌

元年 月 日

御史張潑揭曰。嗟乎。收元事至今日。而始議之。晚矣。

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為泰昌。不忘

皇祖也。今 上九月 登極。以明年為天啓。不幾忘

先帝乎。以臣見。謂當于即位之始。會議妥當。頒詔天下

曰。皇考年號既頒。朕不忍以即位遽易。其仍以明年為泰

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為天啓。在

先帝不忍忘

皇祖。在今 上亦不忍忘

先帝。事如生。其志一。其事同。斯不亦父子之孝。先後

一轍。毫無可議哉。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收元

之議方起。明年天啓。已難反汗。今年萬曆。遂無泰昌。嘔

吟思慕。寄之何所。古來頌唐太宗者。必曰貞觀。頌仁宗

者。必曰慶曆。蓋政績零星難紀。喜談樂道者。率以年號

盡之。

先帝即位一日。權稅盡罷。帑金大發。大僚既充。耳目亦

備。即貞觀慶曆不多讓焉。若紀元事而不紀年。世遠言

湮。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為泰昌。以

明年正月為天啓。畢竟于

先帝不遽收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求其近

似者。以之。若欲弃泰昌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收元。而

崩于義。不忍。恐臣子愛君。不敢為今

上作此過舉也。古來未有當年而收元者。亦未有踰年

而不收元者。亦未有踰月而喪兩君者。變出不常。禮當

義起。

先帝情之所安處。即天下人情之所安處也。然言此于

今日。亦自是贅談。奉 旨會議。于心不安。不敢雷同。故

抄出與天下人共商之。謹揭

御史黃士彥議曰。稱元之義。其義著于易。而法備于春

秋。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大哉乾元。統天之義也。于

德為仁。于時為春。四時備而後稱年。故春秋隱公書元

年。春王正月。解者曰。凡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故不言

臣議與李

此議不必改

一年一月也。又云嗣子定位于初喪，而改元必于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年。若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于義為不經。以事言之。

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為共主明矣。而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

先帝晏駕踰月矣。臣子乃迫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為泰昌，則九月應改為天啓矣。于事為不信，或以失紀泰昌

年號為慮，則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

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某宗皇帝于某年月日即位，詔以明年為某元年，所行某事善政，某日崩，未及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

歷朝諸帝嗣位，俱以明年改元。于禮為最得。

先帝之以明年改元是也。而臣子乃欲于其崩後改之，是以過舉遺

先帝耳。且必定于皇上，又以過舉遺

皇上也。天下萬世自有知禮者。議禮諸臣，誰實任受過乎。或以孝子尊親為疑。夫八子之心無盡，而事勢偶值

此議當存  
泰昌

其窮亦人子之無可奈何者。且于稱廟稱為宗，于改元亦不沒其實矣。若禮不宜改而改之為過，子未嘗改而改之為誣。于人子之心亦未有得也。或以事不經見，不故通其權為解。夫權所以濟變也。不以權則變不能濟。故聖人有化裁之妙，非于理不通而強為者也。今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闕。正宜以常禮為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于道者之為是乎。再月而三易重事，誠書史所鮮聞。而禮則古今不變。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改泰昌元年，臣切以為非是。謹

議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一事，前已具小樹略陳其槩。今

奉旨會議，宜再有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之崩而存

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為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為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

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

泰昌

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

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頓。于是追思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

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

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侄兄弟之事。行于父子之間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切以為非理也。泰昌

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于其親。則削之。是陷

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為一世

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得之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

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 皇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為非情矣。夫千古禮法。史書

之宗。無如紫陽議。則存萬曆。而并存泰昌。綱目通鑑。而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為矣。嗟乎。嗟乎。是皆踰在

不改元之非。尤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二三大臣主特之力耳。謹議。逸史曰。年號是紀時事。帝號是誦君德。紀年有無。于君

何與。而辨議盈廷乎。凡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何常擢頭。可以想矣。諸

疏。中士彥為得。黃說據禮之經。諸議於時勢難處之中。求其所以安人心。合天理之一綫。禮隨義起。直其然者乎。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

駕值宿文武諸臣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幕賓之主張傷殘殆盡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頽廢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命之初欲特疏糾叅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闕無一人故隱忍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續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副

先帝惓惓爲堯舜之君之意乃庸回比周之元兇不誅無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容一日總天

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爲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

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

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

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况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

不忍爲者乎鄭貴妃包藏禍心宮中以因

皇祖有所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封后之舉

先帝蓋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一揭僅爾塞責假非先帝神明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爲禍何可忍言是從哲徇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 貴妃封妃不得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 登極爲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下洩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自是臣子迫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哲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偃卧東閣不知應也詳講授見之禮以拒衆請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 貴妃不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若懼禍，不言聽從。哲據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如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為之計，決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朝野生色，雖

正大之議  
主之所  
宜也

堯舜何以加焉。未幾升遐，普天同戚，莫不瞻雲就日之忱，畢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鳳表龍姿，翱翔天際。登極之晨，天清日霽，皎然萬里。中外加額，以為太平

天子，臣遭遇

聖明，敢不以攄欵欵之愚，謹以最關切者為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上帝之所歆響，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鐘愛。

保身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嵩祝萬年者也責  
任誠重且大矣冲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為力情竇  
方開血氣未定保護尤難為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  
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典衣每典冠每典膳每典文籍每典啓閉  
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  
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聲色庶不見可欲則心不動  
元氣固而神氣益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日定志夫  
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  
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定志

